

张联芳 主编

近代卷(上)

# 世界史通俗演义



刘宗绪 著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张联芳 主编

# 世界史通俗演义

近代卷(上)

刘宗绪 著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21号

责任编辑：吴力超

封面装帧：丁品

封面绘画：高荣生

**世界史通俗演义**

近代卷(上)

刘宗绪 著

---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：100005)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：14.625 字数：374000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---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一 回 斯图亚特施虐政<br>长期国会抗暴君 .....   | 3   |
| 第 二 回 战沙场勇士酬志<br>立共和昏王伏法 .....   | 20  |
| 第 三 回 图谋复旧黄梁梦<br>光荣革命定江山 .....   | 36  |
| 第 四 回 岂容荷兰霸海域<br>但看英伦执牛耳 .....   | 55  |
| 第 五 回 “神圣”帝国遭兵燹<br>生灵涂炭山河碎 ..... | 68  |
| 第 六 回 哈布斯堡执皇纲<br>霍亨索伦起霸心 .....   | 82  |
| 第 七 回 处心积虑脱羁绊<br>雄踞欧陆“太阳王” ..... | 95  |
| 第 八 回 叹中落朝纲不振<br>溺嬉戏且顾自身 .....   | 108 |
| 第 九 回 理性旗下群星灿<br>智者云集启蒙兴 .....   | 120 |
| 第 十 回 承危难枉自挣扎<br>气数尽厄运临头 .....   | 134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回  | 巴黎民众襄义举<br>法兰西国易江山     | 147 |
| 第十二回  | 万众欢腾夸立宪<br>社稷改观话公民     | 164 |
| 第十三回  | 战端起处刀光影<br>同仇敌忾斗敌顽     | 179 |
| 第十四回  | 共和主义呈异彩<br>恐怖统治展狂风     | 195 |
| 第十五回  | 夏日炎炎政变起<br>雾气腾腾英雄出     | 220 |
| 第十六回  | 雄才大略治乱世<br>计谋小试伏教皇     | 241 |
| 第十七回  | 谋改制皇帝登基<br>图霸业震古烁今     | 255 |
| 第十八回  | 发奇思封锁大陆<br>大厦倾无力回天     | 276 |
| 第十九回  | 书回头话说“罗刹”<br>中兴主越众超群   | 294 |
| 第二十回  | 骄女皇颐指气使<br>莽男儿勇举义旗     | 307 |
| 第二十一回 | 四大强魔争肆虐<br>跛足奇才施巧谋     | 321 |
| 第二十二回 | 机器隆隆产业兴<br>壮志雄雄工运起     | 334 |
| 第二十三回 | 诸生析社会弊端<br>马恩创共产学说     | 347 |
| 第二十四回 | “世界工厂”唯英伦<br>全球俯仰“米”字旗 | 361 |
| 第二十五回 | 惊风雷雨南亚大地               |   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      | 赞女王飒爽英姿.....            | 373 |
| 第二十六回 | 共和大纛飘巴黎<br>革命风暴卷欧陆..... | 390 |
| 第二十七回 | 波拿巴荣登九五<br>法兰西再扬国威..... | 405 |
| 第二十八回 | 亚平宁瞩望撒丁<br>成一统古国复苏..... | 419 |
| 第二十九回 | 一代枭雄俾斯麦<br>平定诸藩立帝国..... | 433 |
| 第三十回  | 克里米亚遭败绩<br>亚历山大图改革..... | 448 |

## 楔 子

前文书已然表过，在那公元16世纪，德人马丁·路德一篇论纲激起了宗教改革，大英雄闵采尔统领农民军威镇四方；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行新政，建立起中央集权，英王亨利八世创国教，令圈地出租之新式贵族与租地农场主骤然增多；意大利文艺复兴峰浪迭起；新航道得开辟，航海经商大为兴隆。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争相外侵，四处殖民，竟将非洲、亚洲乃至西半球之美洲的大片土地变为囊中之物；尼德兰人起革命，挣脱西班牙羁绊，自立为荷兰强国……端的好不热闹。

如此众多之事端，却尽皆是欧洲人所为，竟无一件出自文明古国子孙之手。想那古老的文明之花，在埃及、印度、中国、巴比伦开放得何等艳丽！此事又有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岂料到得16世纪之时，却是欧洲人抢了头筹。你道这世情怎地这般跷蹊？此中缘由倒也没有太多难解之处。

原来此际欧洲有了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，这才令欧人得以雄视全球。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确是非同小可。它与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为不同，乃是对着海内外市场的新型经济。那班商贾设工场，驶商船，营选销售，终年忙碌。他们远走世界各地，卖出商品，买进原料，还购得海外稀有之物返回贩卖，使得欧洲营造与经商之业蒸腾兴盛起来。但只见雇佣人手之手工工场如雨后天春笋，旧日匠人所结之行会逐日衰微。那商品细物看似无奇，却令宫廷内苑、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，乃至全国黎庶，人人均离它

不得。货殖之兴遂令欧人在全世界占了先机。

想那欧洲，原也是崇尚王权、神权、特权之地域，盛行封建制度。这一景况自是容不下自由竞争之商品经济的任性生发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正当方兴未艾之际，自也难以忍受封建制度布下之樊篱。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农民战争、尼德兰革命等诸多事端，便皆是冲破樊篱之举，直是声势煊赫，风雷激荡。

荷兰本是弹丸小国，却第一个成为资本主义国家。谁成想这个蕞尔小国竟有如此之力道，四出殖民，八方经商，雄踞海域，包揽营运，争得个“海上马车夫”诨号。只此一端便已昭示出，那资本主义端的远比封建主义强劲。

却说那资本主义极是讲求竞争。荷人称霸海上，日进斗金，甚是得意。岂料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17世纪里，欧洲又有一个海上强国现出身来，须臾之间便抢在了荷兰前头，其势如断金裂石，好不威风。若问来者是哪一个，这便是那与荷兰隔海相望的英格兰。

正是：

细物商品无奇，倒转乾坤有力。后来居上英吉利，忍教荷人饮泣。（西江月）



## 第一回

### 斯图亚特施虐政 长期国会抗暴君

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”。日月如梭，年华流逝，那英国都铎王朝的一代巾帼英主、中兴之君伊丽莎白一世，看看已至古稀之年。想女王登基之时，芳龄只二十有五，清丽绝俗，冰雪聪慧，治国有道，政绩卓然，满朝文武皆幸得遇明主。但却有一事甚是令人不解。那女王已逾而立之年，却从未言及择婿配偶之事。这可急坏了信奉新教的国会议员及朝廷有识之臣。原来依照女王之父、先王亨利八世的遗诏，若是伊丽莎白无嗣，其王位将由亨利八世御妹的子孙继承。现下即当是亨利八世的外孙女、苏格兰女王玛丽·斯图亚特。此女乃是天主教徒，如若继承王位，必将对新教的英国不利。由是下院便上疏女王，恳请她为社稷着想，早日择配佳偶。不料女王虽丽若青梅绽雪，但却无意儿女之情。她在向国会表示谢忱之后，竟出人意外的諭示天下：女王在加冕之时便已“与全体臣民结婚”，决意将“生命与贞节奉献给大英王国”。众人闻之莫不惊愕，却又为女王之圣洁而感佩，遂不再轻易妄言圣上的亲事。

星移斗转，寒暑交替。那女王春秋渐衰，不觉已近耄耋之年，步履间难免现出蹒跚。到得1603年，年已七旬的女王依旧坐朝听政。一日，忽感圣体不适，不由得倒卧在御榻之上。未几，竟是欲语无声，话也说不出。御医投药抢救，终是不见起色。

3月24日，一缕芳魂飘然离去，晏驾前女王也未及留下遗言。

此时，王位继承人玛丽·斯图亚特已遭废黜，其子登基为苏格兰国王，称詹姆斯六世。英国女王逝世后，便由他以外戚身份继承了王位，是为詹姆斯一世。从此，英国便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。

按下詹姆斯暂且不表，先来说一说那宗教事端。伊丽莎白女王之父亨利八世在位时，曾着手宗教改革，将罗马教皇摒除于英国宗教事务之外，自己作了宗教领袖。他废去天主教，创立英国国教，称“圣公会”，也属新教。他还没收天主教财产入官，随即又将这批官产卖出，大为充实了国库。亨利八世权财两得，但却未肯根除天主教之旧弊。他依旧欲令英国国教效力于王权专制，故而国教虽为新教，却随处可见旧教的阴魂，尤以主教制度为甚。教会里上层权贵依旧奢靡放荡，宗教仪式仍然豪华烦琐。故而亨利八世创国教后约30年，便又有新的宗教运动兴起，参与者多为商贾资产者、新式贵族与普通百姓。这一干人众痛责国教上层腐败，力主废弃主教制度，消弥烦琐豪华之宗教仪式，敦化习俗，严肃勤劳地过活。他们自称“清教”，取清除国教中天主教旧习之意。部分清教徒主张由教中年高德劭之人任“长老”，取代主教之位。他们称“长老会派”。更多教徒以为主教、长老均不可设，宜由教徒独立领会圣经，与上帝交流，遂称“独立派”。

英国宗教界之变更也波及苏格兰，清教长老会派竟在苏格兰国会中声望颇盛，已无出其右者。

交待已毕，再来说那詹姆斯之事。他在婴幼之时便已作了苏格兰国王。从记事时起便只知唯我独尊，余人俱是臣属及奴仆。自幼所受之宗教教育令他但知“王权神授”，国王即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，可以任所欲为，而不知有他。待他长成亲政后，却见苏格兰国会中长老会派甚是气盛，不由心下不悦。他暗忖：“朕自幼君临天下，位尊九五，皆源自上帝。那国会中人动辄扯出法律，竟欲钳制朕意，实是容他不得。必得将天意昭示天下，方可

令此辈竖子不敢犯颜。”由是他便挥动御笔，写下《皇帝之天赋本能》与《自由君主制之法则真谛》两篇“御制文”，言道：“早在等级及阶级形成之前，国会召集之前，法律颁发之前，便已有了苏格兰王。原是国王封赐土地，设立等级，建起诸般政府机构。由是观之，自是国王为法律之创立者，决非法律创造国王。”他又剖解道，国王踞于法律之上，自不应受法律约制。国会权利本是国王所赐，可上疏献策，决不允擅议君主之言行。他还谕令百姓，务须尊王崇教，善解圣意。

他在苏格兰厉行专制，甚是得意。到1603年忽地传来英国女王病逝之讯息，按制需由他前去继位。他大喜过望，深感上帝眷顾于己，急命左右速排銮驾，准备登程。圣躬驾幸伦敦，自不免有一番铺排，也不必细表。待到一切停当，詹姆斯便下令起驾，銮舆车驾次第排开，一路之上好不威风。行了数日，已进入英国地界。但见绿覆沃野，树木成行，那詹姆斯不由想道，这大好河山即将归我所治，真是喜煞人也。他正自遐想，忽听有人报道，前面擒得盗贼一名，奏请如何发落。那詹姆斯微微一怔，当即清醒，登时怒从心头起，不加思索即令将盗贼绞了！在詹姆斯眼里，绞死个把毛贼算得什么？遂不在意。岂料此事却是违了英国律条。在英国，盗贼虽是有罪，但须经法院审理方可依律判处。詹姆斯此举实是专横行为，令国会颇生恶感。詹姆斯对此浑然不觉，兀自得意洋洋地进入伦敦，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，坐上了王位宝座。

英国有一班顽固派贵族，守旧厌新。伊丽莎白女王提倡新教、扶植资本主义新兴产业等项施为，均使他们忌恨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此时詹姆斯一世即位为王，却令他们甚感慰藉。他们思忖，这新王之母乃是天主教徒，新王入主英国之前，又素以压制新教徒和奉行王权神授之说而闻名。只此一端，便无疑是有道明君，必当倚重我等。

顽固派倒也料得不错。詹姆斯一世果然对前朝所为甚是厌恶，尤为气恼国会下院执掌金钱上的权力。国王征新税却要看国会

允准与否，岂不是坏了君臣之道？直是尊卑倒置，莫此为甚！于是他召集斯图亚特朝的首届国会，亲往会场，晓谕议员。只听他言道：“上帝可做常人不准做之事，若妄议之即是渎神。君主也可做常人不准做之事，若妄议之则为叛逆。对朝廷妄生议论，朕所不允。君王之制原是尘世间至高无上之制度。君王系上帝所委之总督，坐于神圣宝座之上，就是上帝也称他们为神。”言罢即举目扫视众人，意在显露君王威仪。不料所遇俱是惊愕、怀疑乃至愤怒的目光。

国会下院成为新式贵族及商贾资产者之依托，已垂百年。王朝反对派在下院已成气候，甚是浑厚坚实，岂能被国王一席话吓退？此际，詹姆斯一世和国会反对派均已明白，对手不是好相与的，今后少不得要频频交锋，切莫要掉以轻心。

自此之后，詹姆斯一世便将国会视为肘腋之患。他很是钦慕大陆上的法兰西与西班牙。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君主大权独揽，教会地位至为尊贵。钦羨之余，詹姆斯一世愤然想道：“既同时为王，朕在英国怎地便要受那国会挟制？真真岂有此理！”由是他便公然声言：“宗教改革实为一大恶事。改革者竟而索要平等！须知平等本是秩序与统一之大敌。”“改革者与我等之差异，非是宗教信仰之别，实是源于彼等之有害政见和索求平等。彼等必恒久对现政权敌视，未可或忽。”但是詹姆斯一世深知，英国成为新教国家已近百年，自不可于此处贸然重立天主教。所幸英国国教保有众多天主教旧习，正好得以利用。那清教徒才最是令人着恼。索性就来尊国教、抑清教，是为上策。他见清教徒无不极力反对主教制，便大叫：“不要主教便是不要国王！”他严令对所有非国教之教派尽数予以禁绝，凡有抗命不遵之清教徒，概予逐出国门。遭驱逐和自动离国之清教徒数以万计。

詹姆斯一世还在盘算与天主教国家联姻。他有一子名唤查理，3岁时随父来到伦敦，养在宫中。此子深蒙詹姆斯一世宠爱，立为王储。这位小储君在宫中长大成人，耳濡目染，养得一身帝

王习性和满脑子专制念头，性情暴戾，跋扈异常。眼见查理已到弱冠之年，詹姆斯一世身为父王，自当思量太子婚娶之事。

在此之前，詹姆斯一世曾为长公主、查理之姊操持婚事，将她嫁给普法尔茨选侯。那普法尔茨虽是德意志七大选侯之一，地位显赫，但却是新教国家的一名领袖。在1618年，德意志爆发史称之“三十年战争”，新旧教诸侯间展开一场混战。这场战争，后文再行交待，此处且按下不表。单说那普法尔茨选侯，实是命运乖蹇，战火甫起便遭败绩，为德皇逐出领地。此时，英国资产者及朝野有识之士皆主张派出英军，给普法尔茨选侯以援手。盖因英国商贾在德意志新教国家广有市场，英国也系新教国家。此议实为谋英国之商业利益。这当儿，倒教詹姆斯一世踌躇起来。那普法尔茨选侯论起来乃是朝廷驸马，不加援手，为岳父者岂不脸上无光？且还要开罪国人，为朝廷树敌。若是出兵，就得与旧教国家开战，不惟与己之一贯宗旨相悖，而且出兵大陆也是吉凶莫测之举。一时间，詹姆斯一世跋前疐后，举措无当，甚是烦恼。他左盘右蹙，忽地想道，我不出兵，设法假手他人，岂不是妙得紧！原来，他将此事与王子的婚事连了起来。他早已盘算定当，要为查理择配一位天主教国家的公主，自先想到了西班牙和法兰西。此时，西班牙已卷入三十年战争，襄助德皇。莫若向西班牙求亲，如得谐，则英西即结成秦晋之好。那时，既可劝说西班牙转而援手普法尔茨选侯，又可使查理得一天主教佳妇，一石二鸟，何乐不为？詹姆斯一世自庆思得妙计，甚为欣喜。这也是宠臣白金汉公爵所献佳策。他当即便命担当首相要职的白金汉公爵着手办理此事。然则此举却着实惹恼了国会下院和全国黎庶。

那西班牙原是英国宿敌，两家为争夺海上霸权早已打得不可开交。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，因于1588年大败西班牙“无敌舰队”而赢来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英人对西班牙衔恨甚烈，伦敦民众曾围堵西班牙公使的马车，将公使帽冠抓下，抛掷于地，观者莫不喝采。后每遇该公使外出，民众辄高喊他是“坐在粪车上

的魔鬼”。詹姆斯一世决意与西班牙王室联姻，怎不令国人膺怒！国会下院急急上疏，力谏朝廷息止与西班牙通婚之举，奏请在新教各国王室中为王子择妇。詹姆斯一世阅后大怒，当即下令解散国会，并捉拿议员数人。

1624年，白金汉公爵偕同王子查理出访西班牙，来到京城马德里。他们此行本为售那一石二鸟之计，婉言劝说，曲意讨好，以为必可得谐。不料，西班牙王室视新教为异端，更对英国持仇恨目光，任那白金汉公爵拨动如簧之舌，对其所请终是一一回绝。真个是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”，直令查理王子失意，詹姆斯国王蒙羞，上下人等愈加气恼朝廷失策。

詹姆斯一世一招失算，原该更弦易辙。谁想他竟不自悔悟，执意要与天主教国家联姻。他不顾在西班牙遭拒受辱，也不理国人忌恨，又老着脸皮向法国求亲。是时，法国能臣黎世留甫入王政会议，主理朝政。他念及法国时况，决意不去介入三十年战争。詹姆斯一世欲说动法国援手普法尔茨选侯之事，自是难以如愿。那黎世留却也无意与英国交恶，遂奏请王室允诺将昂莉埃特—玛丽公主许给查理为妃。詹姆斯一世救援女婿普法尔茨选侯之事终是未果，但结亲天主教国家的宿愿则得以了结，心下亦感慰藉。

英国清教徒闻知王子已与天主教徒定亲，心中不免惴惴。想那王妃即是将来之王后，待到她母仪天下，不知将怎地整治新教徒，实乃一大祸事。由此对朝廷衔恨益深。詹姆斯一世于此全然不睬，只是一意孤行。怎奈他虽是自负算无遗策，但却有一事令其智绌计穷。那便是财用乏匮，时感拮据。依制，宫廷用度源自王家领地。国会每岁拨补助金若干，余为各项税金。自斯图亚特家族入主英国之后，国会所拨补助金每年均不足30万镑。虽有这诸端进项，却兀自远不抵詹姆斯一世的巨额开销。他自幼登基，贵为人君，大撒手漫用钱财成性，哪还忍得约束？宫廷之中衣履冠带、服饰器用、盘盂肴饌，无不力求华贵精美，实是暴殄天

物，挥霍无度。他不时厚赐宠臣，不肯微露拘牵，以邀臣下体仰圣恩。如此造孽，自是子时吃了卯时粮，无时不捉襟见肘。詹姆斯一世却也知晓，若要谋得新财路，须得国会允准。是以接连召集数次国会，皆因拨款、加税之议均遭回绝，旋即敕令解散，徒自加深了彼此间的怨恨。

詹姆斯一世鉴貌辨色，料得国会绝难就范，便重用佞臣，横征暴敛起来。他们复行前朝已然废止之商品专卖权制度，滥行販售，广取金钱。凡购得专卖权之巨贾，莫不以独家经营之机，哄抬货价，牟取暴利。只搅得普通商家叫苦不迭，众多百姓困厄难当。另有一节，詹姆斯一世将那卖官鬻爵之风又兴了起来。他别出心裁，竟将爵位标出价来，明码贩卖。出资千镑可为男爵，万镑为子爵，花费两万即可作得个伯爵老爷。纵然如此，詹姆斯一世犹是不知餍足，竟还操起倒买倒卖的勾当。他昭告商家，推行王室采买优先制。那便是宫廷所委专员向农家、商家，乃至小商贩，随意压价“优先”采买物品。而事后却又将购得之物抬价二三倍贩了出去，转手之间即获重利。

为人君者不思体恤百姓，行起事来直恁地乖戾且又齷齪，实令朝野齿冷，莫不气愤。国会屡屡诤谏，直言其违制之非，均被驳回。那詹姆斯一世任性妄为，全然视国会如无物，更不顾念天下苍生。奈何他纵是傲慢自负，但却福泽不厚，寿祚修短，尚未步入花甲之年，便已病入膏肓。虽经百般延医救治，终是不见起色，于1625年驾崩。

既是“上帝”已将詹姆斯一世“召回”，其位自应由王子继承，这便是新王查理一世。登基时他年方二十有五。查理一世自幼生长王宫，备受宠爱，养得一身暴戾习性。他目睹父王所为，深谙专制之道。如今以风华之年荣登大宝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决意一展自己的雄风。他那睨视臣下，傲岸朝堂之神态，倒好似将欲气吞牛斗，逆转乾坤一般。他年轻气盛，刚愎自用远逾乃父。但却未曾料到，二十四年之后竟会引颈断头台，与乃父相会于奈河

桥上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却说查理一世一面料理其父丧事，一面坐朝听政，甚以“法天应道、广圣神武”之君王自诩。然则初登宝座，总须遴选亲信，辅佐朝政。他遍察朝廷近臣，登时便挑中了白金汉公爵。一年之前，便是这个白金汉公爵随同自己前往马德里求亲，虽是议亲未果，那是西班牙宫廷不识抬举，不关公爵的事。这公爵陪伴自己之时，端的是百般照拂，频献殷勤，甚是忠心。更兼他乃前朝谋臣，父王倚为股肱，授以首相之职。如此足智多谋、忠心不二之臣，自当倚重于他。由是对白金汉公爵宠幸有加，言听计从。

那白金汉公爵实是一代奸相，宦声绝劣。詹姆斯一世所施之虐政，大抵均肇始于这个佞臣。这奸相阴鸷狠辣，执拗自专。他工于心计，极擅逢迎邀赏之术，甚合查理一世心意。他又迭出奇谋密计，视国事如儿戏，社稷之祸福全不在眼里。詹姆斯一世在位时，便是他竭力怂恿与西班牙联姻。待遭拒蒙羞之后，又与西国反目成仇，撺掇詹姆斯一世与之开战。此时，查理王子与昂利埃特一玛丽公主之亲事得谐，便又与法国结盟，发兵大陆援手西之敌国，与西间接作战。不幸这路大军因染病、饥饿而死伤殆尽，令国人极为恨恼。查理一世继位后，派水师径直与西作战，意在截夺自殖民地驶来之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。怎奈事与愿违，英军久战无功，反倒耗费国帑无算。那白金汉公爵又使出翻云覆雨故伎，说动查理一世与岳丈反目，由他率军出援法国反政府的雨格诺教徒。不料他出师不利，屡遭败绩，又迫得与法国屈辱议和。继而又与西班牙谋得和议，终止对大陆新教国家援手，将普法尔茨选侯也撇在一旁。数年之间，白金汉公爵投机行险，弄权误国，将那献媚、蒙羞、背信、用兵、败北、求和诸般丑剧一幕幕演来，直令府库耗竭，国威堕损。此等奸佞，真个是谤满天下，朝野莫不切齿。

那国会中之反对派对白金汉公爵早已怨恨至极。查理一世即



位后的第一届国会，便奏请将其罢官。昏王不准所奏，反将国会解散。第二届国会时，又重演了这一幕。到得1628年第三届国会时，事态有了转机。这届国会有幸出了几位智能之人，作了反对派领袖。其中，托马斯·温特渥斯、约翰·埃里奥特、约翰·皮姆等尤为佼佼。他们智谋出众，胆识过人，更兼极擅辞令，演说必令闻者折服。他们除继续主张将白金汉公爵依法治罪外，还将一份《权利请愿书》呈上国王。此乃以往国会从未有过之举动，且直书“权利”二字，实欲行人权和法治精神之意。只见那请愿书上写道，嗣后陛下向民间举债、征税，务须经国会认可，否则不得施行；无法律为据及法院判决，一概不得捕人，亦不可收没财产；禁绝军队进居民房。这显是欲将王权约制在法律和国会决策的限度之内。国会深知查理一世不是易与之辈，若不动之以利，恐万难入彀。遂奏明国王，若蒙纳得此议，即当呈上拨款35万镑。那查理一世自是不可理喻之人，然此时恰是囊空如洗，对着那35万镑真好似酒徒见佳酿，老饕闻肉香，怎肯舍却？终于勉强纳下了请愿书。查理一世此举自无诚意，但请愿书却是已获“圣裁”，成了一项国法，天下尽知。

这个回合国会已胜定，遂乘势奏请将其罢官。查理一世钱已到手，怎能再行忍让？圣谕下来，令国会休会半年。他却万万不曾料到，国会虽是休会了，那白金汉公爵竟遇到刺客，遭了毒手，命染黄泉。这奸佞已贯满盈，而今遇刺身亡，正令国人称幸，以为他该遭报应。那查理一世见股肱之臣撒手而去，又痛又怒，反倒变得更为暴戾了。

刺杀白金汉公爵的好汉行险侥幸，虽已得手，但他却是料错了。百姓困厄，社稷蒙难，本源于封建制度，除掉个把奸佞之臣又能济得何事？白金汉公爵死后，查理一世当即将那《权利请愿书》抛在脑后，开征起非法的进出口税。1629年复会三国会虽宣布凡屈服压力、应承纳税之人即为“自由的叛徒”，又称那班依天主教规矩举行宗教仪式之人是“国王的敌人”，但却引起查理